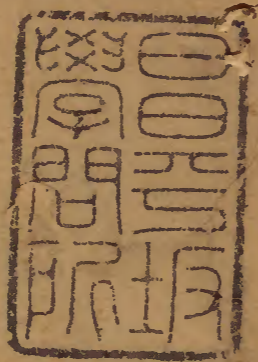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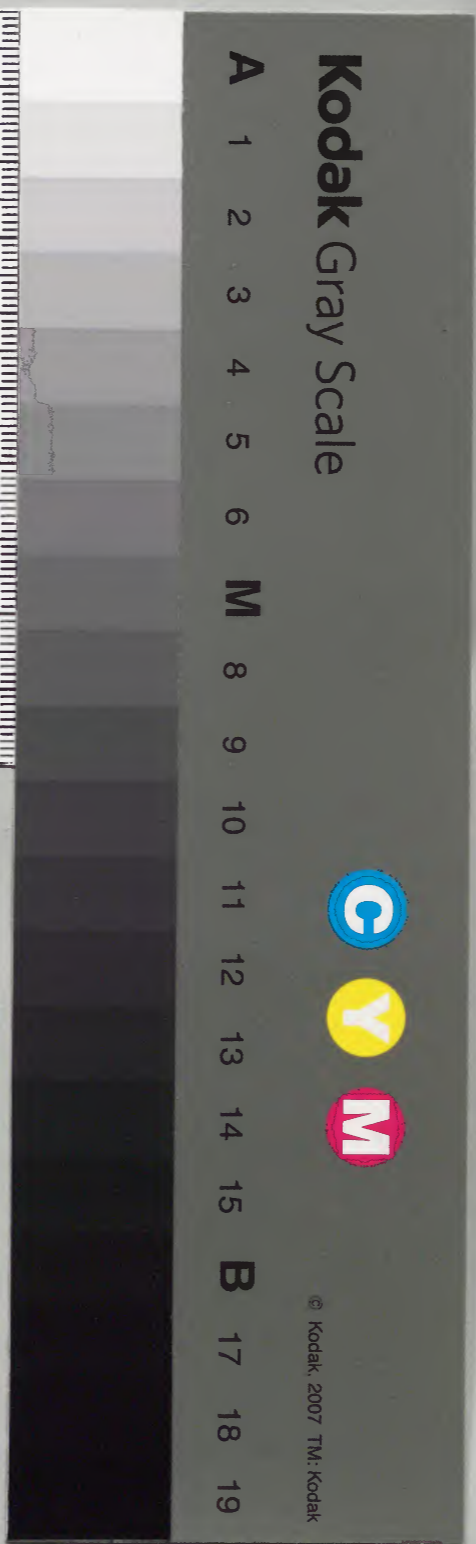
蔡氏九儒書 二之五



			九	漢
		八	〇	書
	七	三	七	門
	三	函	號	類
一	六	冊		

庫	文	閣	內
九	八	〇	七
函	冊	號	類
三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7	
冊數	16 (8)		
函號	299	12	



戒子孫珍藏族譜題辭

淺草文庫

世有族譜之傳猶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如人之有祖宗及
耳目也至於金銀珠玉李白言千金散盡還復來若族譜
子孫不珍藏愛護如有損失不可復得矣若後人不知根
本源流如人耳聾目瞽朦然不知祖宗之盛德世次名位
人倫昭穆之道雖飽食煖衣與禽獸何異若欲展看譜集
或註寫子孫世次名位第行必當淨几正席不可親燈燭
之下與小兒侍妾奴婢近前點污破壞等項實累祖宗之
盛德亦爲不孝之甚矣書此戒之警之

睡訣銘

睡側而屈睡正而伸勿想雜念早晚以時後睡眼先睡心
朱子曰此語可謂名言

贊熊簡卿

名聞遠邦貴授美職載營招提光昭列邑正直是敦梵夾
是力遺像猶生善士宜識

贊劉子勉

志氣偉然音節華暢閑雅舒遲威儀揖讓海納山藏無得
而量孔思周情無得而狀見羨晦翁千載是仰

贈相士徐鬼眼

挾術滿天下誰人解識直不因鬼是眼那得口如神堅白
三寸舌雌黃一世人操脩果無愧方可問人倫

挽劉忠肅二首

今代中興佐如公有幾人秉心先許國臨事輒忘身才畧
優中外清忠表縉紳天乎何不淑遽奪我元臣

大節人誰識孤忠我獨知文章亦餘事軒冕竟何爲國耻
生期報臣心死未衰淒涼遺奏藁千載有餘悲

謫春陵別諸友詩

天道固溟漠世路尤嶮巖吾生本自浮與物多瑕疵此去
知何事生死不可期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輕醇壯行
色扶搖動征衣斷不負所學此心天所知

麻沙八景詩

岱山夕照

望斷高峯眼不花
箇中彷彿認人家
情知一樣青山色
纔有斜陽景更佳

煙村春雨

堆螺疊翠聳奇峯
花柳村村綠間紅
不有翠微翁說破
誰知春在雨煙中

雲巖山色

山染煙光弄晚嵐
幾多碧色映寒潭
篆煙銷盡金爐冷
雲滿巖前月滿庵

祇園溪聲

橋枕東流路透西
橋邊梵刹亦幽奇
人來問道不須問
抵聽溪聲悟佛機

松岡夜濤

萬頃雲濤轟怒雷
更深好夢遽驚回
老松本是無聲物
恰值風從天上來

蓮湖晚風

湖面花開映綠波
當年曾聽採蓮歌
垂楊拂地雲臨水
舉目令人感慨多

武陵橋月

長虹倒景蘸清溪掩映銀蟾景絕奇題柱惜無人繼志覽
今思古強吟詩

象巖晴雪

風捲寒雲收曉晴巖巖白石自天生遠看似雪還非雪有
物元來是混成

自詠

獨抱韋編過客稀簞瓢不厭屢空時幽然自與庖羲近春
去人間總不知

贈琴士邵邦傑

五寸管能窺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麒麟夢且

聽高山流水音

見翰墨全書壬集八卷八

西齋自詠

數椽茅屋環流水布被藜羹飽煖餘不向利中生計較肯
於名上着工夫牕前野馬閑來在天霽浮雲自卷舒窮達
始知皆有命不妨隨分老樵魚

推衍後世休咎

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五
世因貪人產除續續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蹟八九渠數終
輪奐猶有待御史尹仁爲吹噓

鶴林玉露曰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

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
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
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
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
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
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
則幾人無傳矣 見玉露二卷十二

尋樂子曰邵子推事物之驗今亦未見全書而蔡西山
先生尙存一二謹記以驗觀者紹興辛巳上元日西山
在麻沙水北顯慶堂推演賦曰子孫紹復承吾書則節
齋復齋九峯皇極經世內篇皆承西山先生之命而著
然九峯公又遵師訓而成書經集註今配享廟庭則紹
復承書之功于是爲大如曰五世因貪人產除至希塾
希塾輩抄沒其家致宗人逃散四方則其人產之除又
應也成化十二年丙申直指使者尹公名仁入分水關
夜夢一老人戴深衣幅巾前揖而言祝求棲身之地叩
其姓名曰蔡某也公抵建陽詢之時潭尹不悟直指公
之所謂將蔡氏紐解投之直指公曰彼有何罪如此裝
飾亟出更衣再入于是以深衣里老衣冠晉謁拜畢直
指公問曰爾家有何故跡其子孫蔡佐應曰有族譜在

直指公閱之忽見此詩愕然曰異哉何予名之預在此中也久矣越歲丁酉卽捐俸檄縣尹海公登爲建傳心堂今后山書院棟宇巍然者皆尹公力也吁奇矣哉何其言之毫髮不爽也卽何八公賃屋事與歐陽春雇僕夫事豈不尤奇乎詳見邱子陵敘西山先生行實中噫恠力亂神先聖之所不語而先生之賦竟爲三百四十年後之識至

世廟始以先生配享啓聖祠其意有在矣豈區區技術可得而例先生哉古譜有存邑乘有載今亦不敢云始識以存之

附錄

贈蔡元定迪功郎制詞

嘉定三年庚午五月

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守臣以狀來上朕甚憫之其贈爾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尙知享哉

贈蔡定太子少傅

寶祐三年乙卯八月二日

有拜司馬光之祖墓而歆寵命之榮有過昔韓維之家廟而慕人爵之貴今碩輔昉登於樞管而愍章可後於祖遜

具官

蔡杭故祖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卓絕之才精詣之識貫天地人物之理博學無所成名納畧獲陷穽之中無入而不自得嘗褒贈於嘉定更化之始復易名於淳祐錄賢之時偉西山之有孫居右府而彌我乃嘉蔡仲克謹厥猷之美俾踐疏廣歸老於鄉之官魂其有知永康怡懌可特贈大子少傅餘如故

贈江氏新興郡夫人誥

得儒者而知兵登崇樞極蒸祖妣以洽禮爰舉邦彝有煒

穠章於昭廟祀

具官

蔡杭故祖母江氏淑恭賦質慈儉宅

心教以德而有成夙稔公宮之訓閑有家而無悔久為中饋之賢由積美之有源得聞孫而佐國肇盼密印始徹脂田適疏大郡之封庸正小君之號姑從告第其尚流徽可特贈新興郡夫人

贈蔡元定太子太傅誥

寶祐四年丙辰四月二十二日

制詞

今不存

贈江氏東萊郡夫人誥

制詞

今不存

贈蔡元定少傅誥

寶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佑善自天式重斯文之報推原有地實維乃祖之功刻密而封陋泉其澤

具官

蔡杭故祖太子太傅謚文節元定賦

材卓絕稟性高明先天而後天究河圖洛書之奧無極而
太極達陰陽造化之機荷諸賢薦進之難而群小排擠之
易克開厥後慶貽其孫一日萬幾方藉政謀之贊二公三
少蓋升儲傳之榮吾道增輝幽局昭格可特贈少傅餘如
故

贈江氏信國夫人誥

惟吾士用相我家政

闕文

追孝于前流光在後

具官

蔡杭故祖母東萊郡夫人江氏

以儒家女配學者師約已待賓禮獨豐於雞黍承家供祀
職尤謹于蘋蘩篤生萬石之孫密次三階之耀彤管有輝

已正位於小君象服是宜爰進封于大國潛光丕煥懿魄
其欽可特贈信國夫人

薦蔡元定章

尤袤

太常卿

臣表叨恩太常無毫補報惟有推賢少盡萬一伏念教化
乃刑政之本人才實教化之原不有獎勸何以使人激勵
而興起臣常咨訪得其人焉切見建陽布衣蔡元定資稟
穎異克養完粹守分安貧不求聞達有經世濟物之才有
制禮作樂之具早從朱熹學熹尊為老友則其才德必有
大過人者隱賁西山戶屢常滿則其學識非人所能及者
誠聖世之真儒後學之師表也今元定身雖韜光於林壑

心實以治平爲已任陛下若起元定而用之使與朱熹同侍經筵必能光昭聖德爲國家立萬世無疆之業其於治道豈小補益而已哉

又

楊萬里

秘書監

臣聞帝王之治世莫大於得賢人臣之事君莫急於薦士臣濫叨寵祿漸無寸補獨有薦揚少竭一二伏見建陽處士蔡元定性質豪邁器識宏深道德文章足以儀刑於當時著書立言足以垂範於後世今之賢士大夫皆仰其道德之光成人小子俱蒙其造就之力嘗與朱熹疏釋六經語孟學庸之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又且深通兵法精曉律曆有益於當時之實用也殆非時賢者之所及也誠當代之逸民聖世之豪傑如蒙 聖慈速賜施行迎至宮館使司勸講必能上副朝廷尊崇之盛典下裨生民治化之雍熙 臣謹具奏聞俯伏俟命待罪之至

又

趙汝愚

右丞相

蓋聞人君之總治莫大於任賢才人臣之輔治莫先於揚側陋賢才乃國家利器木遇利器盤根錯節迎刃而解君遇賢才萬機繁劇隨剖而理故古之聖主必待賢人而弘功業後傑亦俟明主以顯其德所謂上下交相與而德業以成者也臣叨恩揆席莫罄涓埃之報顧茲重任宜資經

濟之才切見建陽布衣蔡元定學問克足承孔孟之正脉才堪經濟得朱熹之心傳今則隱居山林不干祿士是亦可謂高尚其志者矣伏望聖明省劄下郡迎至闕下處以重任必能倡率群士禪至恩廣被於群生感發士類使至德悉澤於下土以稱陛下委任賢才之盛心臣謹具奏聞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題朱文公與季通諸帖

西山先生生于高宗紹興乙卯小文公六歲也西山先生卒年六十四又先文公一年卒當孝宗隆興乾道間從朱文公遊抵卒道州之日中間相與四十年其文公

與之書札甚多刻見朱子大全前集續集別集矣茲不重贅特取其有係于講明經書子史之旨者付之劄劄以廣其傳云爾

與蔡季通書

見前集四十四卷 朱文公

已下一十五通書內云中庸詩傳孟子啓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禮書琴史樂說曆議律書跋天歌通書西銘綱目祭禮等篇定為一類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袁於此等處都膏然不曉所以難說

話也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始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脩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卽付之也

又

見續集二卷

所喻希直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埜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版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又

子直欲且畱此爲踰月之計俟某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並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只亦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卽見六君子盡心者也所以來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間見喻爲幸東山一章全賴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孰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

爲參酌見告幸幸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命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卽令諸生試爲之也伯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又 前集四十四卷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直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頗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又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爲之乍歸窘甚爨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過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卻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又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卽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撰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

又

河圖辯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爲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然恐幸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尋見示無可疑者以合附八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又 見續集二卷

樂說已領向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教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脩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効也

又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
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逋令楚
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又見續集三卷
作八月十九日書

前日邱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畧修定又適有彥中
處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邱子到也年來精力小退
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
它所欲言畧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
恐有未是處更乞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餘惟
千萬自愛為禱

又見前集四十四卷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舊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
語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
覽可得梗槩其它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
俟歸日尚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兄畢其事否甚願
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
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唯不能有助亦自
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又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

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
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
有士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後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
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鳴鴉而笑鳳
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又

人還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卽此
春暖其惟尊履萬福所苦今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
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
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筭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得某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筭者但恐不能筭曆耳

又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
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
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
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已下十二札係談名山及精舍者

與蔡季通

朱文公

雲谷山內乾道庚寅朱文公構晦庵于中後名曰雲谷書院文公記曰自五夫西南來猶入十餘里以故他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往來其間自始營葺皆其力也二書并碑却可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卽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谷支也

又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曆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未能動卽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惹客生事也

又 見續集二卷

寒泉卽地理大全載朱文公與蔡西山先生共定天湖陽地合此者乃文公葬母祝夫人山也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

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鑄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
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
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
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畧語韜仲也
又見前集四十四卷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
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褒
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
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
及盡還江右迓兵矣此等小小恠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
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闖人不廣不謂萬物之
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
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
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又續集二卷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
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卽賓客滿座說
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畧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卽須仰觀俯察
乃可驗今無其器始亦難盡究也

又續集二卷

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畧走寒泉晚卽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可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脩也

又續集二卷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畱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卽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奉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知潤縟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草率耳

又見續集二卷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眩暈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何由可已如某日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
理可更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卽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又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
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爲
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
定爲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
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
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又

續集二卷龍湖在建陽崇化里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
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求放心之說
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又

見別集三卷

劉源在建陽長埂內皆崇太里所轄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
方念未聞經多動靜忽辱手示忻懌律準已領圖志先納
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
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卽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
委幸見喻旣欲往麻沙想只取劉源路初欲先走莒口奉
別今日只宿市中以俟發呈矣

又

續集三卷

慶元戊午正月十一日

霈恩廣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
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
遽承晤徒爲恨矣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
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
字久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
見得果決若得便歸何其快也

已下六札敘寒暄者

與蔡季通書

前集四十四卷

朱文公

此一通乃紹熙四年癸丑三月廿一日者中云值慶堂
得男云云卽九峯先生次子蔡杭生朝也而久軒年譜
載云生朝適朱文公在宅聞其聲知此子貴顯云而後
果符文公之言書內雖云夏口武昌涉重湖窺衡湘蓋
襄漢下吳會徜徉而歸云云則非道州之謫而行也故
置之此餘五札附其後

春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爲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
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
年乃值慶門得男到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旣以奉慶
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旣聞命矣
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徜徉而歸所得當益富屈
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三哥來此已
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
是樂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遽辯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
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

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既滿彼中代者
爲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書報
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稔合成當尋的便寄薛
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
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
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遊亦望早
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實所願望

又 前集四十四卷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教承卽日秋暑待履吉慶壽堂眷
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
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
憂之亟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
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鄙意與伯
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
札所能辯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
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

又 見續集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其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
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
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又前集四十四卷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可痛加繩約為
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
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
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籠侗今得此
書乃釋然耳

又前集四十四卷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
通深排痛詆之力亦不能辯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
愧多矣渠不肯少畱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其評訂
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
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俟來音旦夕別遣
人奉候

又續集二卷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
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為補亡也

答儲行之

續集卷并
下建陽知縣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吕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
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
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未免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

非由它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又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祝汝玉

見別集二卷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尙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益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答黃子厚

見續集七卷并下者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又

示諭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
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
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許之門既啟世間群小無非敵國
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
正當付之造物耳

曾景建 前集六十一卷四十一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曆
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
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

書內云三篇甚勝卒章尤工今此三詩無存而西山先生挽詩二篇見附錄卷

與黃直卿

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
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

與方伯謨 見前集四十四卷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
勝爲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
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匙筴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
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

又 見前集四十四卷

季通竟羅家難窮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雖俟堯舉復

來耳仲木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黃太守 見續集八卷

朱文公

此公不知何名字其前集三十八卷五十五張文公另有一封與黃知府書下註名度字文叔不知即此公否也姑識之于此以候知者正焉

間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術頗有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撝錄示為幸昨蒙垂示報伏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微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切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及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幫勘已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

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劉公度

別集二卷二張已下俱蔡久軒刊慶元書帖

季通聲聞殊不佳而其家未得的信其季子

沉字仲默第三

在侍

旁不知何故不令報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遊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滄泗之流落也

答邱子服

續七卷二張

前晚聞季通信不佳昨日亟走后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為之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劉智夫

別集二卷十一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畱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又 別集二卷十

忽聞季通聲聞殊惡令人傷恨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公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

之甚

又 別集二卷十一

某前日走后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

與林井伯 別集一卷十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為過餘干否

答林正卿 前集五十九卷四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

與張孟遠 見續集六卷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為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且聽其自爾耶

與晏亞夫 前集六十三卷十二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况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遊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疾

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

答曾景建

續集七卷七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方遣人探子約之襯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

與黃直卿

二禮續集一卷十六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臟腑不秘卽滑脚弱殊甚杖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埭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祭蔡季通文

朱熹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襯遠自春陵言歸
故里謹遣男埜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尙

響

又

慶元四年十有一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
蔡君季通前日竈窳病不能至今則喪事以畢復備牲酒
往僉墳前庶少盡平生之好也嗚呼季通遽棄予而死也
耶甘心胸宏大如此而止藏此山中耶思昔相從於雲谷
西山間身焉而賴以脩過焉而賴以補予是相與切磋以

討論而又相屬以終守也不期君有春陵之行淚別經今
兩秋忽承手書以寄予時以師道不立而爲憂是予耿耿
乎其不昧悵悵乎其何之曾未幾時訃音果至相向長號
若折左肱而失右臂嗚呼吾道其終窮已乎使敬夫伯恭
旣相繼而逝於前矣天何復奪吾季通之速耶惟君學通
今古道極淵微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奪
之節有不窮之辯有繼往開來之功今不復可得而見之
矣噫天之生是人也果何如耶將以斯文之責傳之也抑
天未欲平治天下耶豈擬其罹遠謫以沒耶使予之慟若
折肱臂而不能運動耶方其學禁之初興衆方驚悸而駭

愕君獨不異于平時謂非以直養其浩然之氣者能如是乎于此見君所養之克矣今其西矣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陳薄奠以將誠庶精爽其臨茲嗚呼哀哉尙饗

蔡山西墓圖

朱文公題曰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



西山先生蔡公墓誌銘

劉燾

紹熙甲寅秋七月 皇帝即位首召朱文公于長沙拜趙忠定公爲右丞相一時名勝多聚本朝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憑藉外戚出入兩宮丞相以魏公之裔同心國事弗之疑也文公獨知其微每於經筵造膝極言之文公既去國從官有繼論者侂胄始自疑好進之士或陰附之稍易置臺諫而丞相亦罷矣言者指丞相爲權臣指道學爲僞學引繩批根而侂胄專政矣十餘年間臺諫之議論非攻僞學不談小臣之自鬻非攻僞學不售然莫敢誦言攻文公者久之其間有欲速化者爲言事官乃上書詆文公且及其從遊最久者西山先生西山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沒諸孤奉先生喪歸葬後九年主上奮發英斷誅侂胄治亂政天德清明枉者悉伸又三年始贈先生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人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汝已歿矣守臣以狀來上朕甚憫之其贈爾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諸孤狀先生之言行來請諸銘蓋辭不敏者久之及是乃復貽書曰先君之墓可記矣某重慨交遊凋落恐遂晻昧遂不敢固辭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

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有爲建州建陽令者因家焉曾祖
克祖諒太學生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
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
而穎悟異於常兒八歲能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牧堂示
以西銘等書又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語之
曰此孔孟正脉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辯析益精乾
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次敘伊洛諸儒遺
言先生之言爲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卿
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薦於朝廷下郡津遣赴行
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遊襄漢循淮度江道經建業

京師城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與太學生王茲諸公遊西
湖間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卽日命舟而歸淳熙乙
未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
歌之語時僞黨論興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礪云化性起
僞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
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衆皆疑懼或曰緩行
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營道未幾學者漸衆先生
憂之曰神人惡衆至殆不免乎每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
命訓其自修則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庶可傳之子
孫勿以吾無故得罪而遂懈焉明年八月寢疾醫曰脉平

可治先生曰是謂脉病不相應非藥可爲也先生雖病接朋友不倦一日謂其子沈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葬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源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奸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奧義人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吾與季通言未嘗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如耶先生居家以孝悌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字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事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源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然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畧脉書及詩東雜說若干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端緒諸子能卒業焉娶崇安江氏男四人長淵次知方

次沈次沈早亡女二人適進士王翰吳恭孫七人格模杭
權楠棟棧孫女六人謂西山先生者文公之所誅也銘曰
西山千仞兮清潭一曲先生永存兮過者其肅此文節
入性理
敘西山先生言行錄 見性理 李士英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文同輩不能及義理大原固
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
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季通爬梳剖析縷入秋
毫莫不暢達晦庵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與季通往復而有發焉

敘西山先生行實紀略

邱密

先生幼而穎悟既異於常人長而持身動遵於禮度言溫
而氣和學博而才高與之處者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克
然有所得也密蒙教育待左右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故
當時士大夫皆敬信之而晦庵亦深器重之及其謫後也
恨無人可與晤語者密隨至春陵居二年辭歸省侍先生
曰少待九疑可登以觀濂溪之遺風帝舜之陵墓非徒遊
觀而已緩步徐行往返數日餘居一日先生具酒令春陵
朋友坐盃酒流行曰此會是與諸友別耳在坐皆驚愕令
密市木合棺成先生卧其中命匠斲小曰恐路遠難致又
數日作書別晦庵及遺囑付仲默且云凡爾諸友有疑處

合問者早問幾日後不復語言矣密與春陵諸友皆感泣
先生曰大丈夫莫作兒女相得失榮辱屈伸往來天之命
也何以泣爲閱三日有星若大石墜於牖門聲震鄰里衣
冠端坐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卯初刻也是日天地
昏暗風雨大作春陵從遊諸友哀慟如喪所親所寓之鄰
曰何八公者夢先生云汝爲我別賃屋我居此間不便將
爲都護所據踰旬果有新狂都監來繯居歐陽春亦夢云
汝爲我雇六七僕能轎者我得旨許歸葬及春往郡詢之
歸葬之命已下春大異之挾輿東歸識與不識莫不流涕
吊祭者相屬於道仲默拜跪足膝爲穿有念旅櫬之貧至
不相識持白金數十星爲贈而義不可受者仲默輒謝却
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是先生之道德有
以感孚乎人心而致人之趨慕其家教之清白亦可見矣
故晦庵臨奠云季通之亡熹若折左肱而失右臂也其哀
慟也何切哉何歐二鄰朝夕問安而不失可謂好賢樂善
君子臺評擬及布衣其未定之天乎今贈官光泉壤所謂
天定亦能勝人也程子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
其終必亨正先生之謂也昔顏氏樂陋巷簞瓢孔聖賢之
先生遭流離處窮僻父子以義理相怡悅使孔聖若在必
不令顏氏專美於前也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曾氏

之持身嚴矣而先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
愧衾此非真得曾子慎獨之法者能云然哉是先生兼顏
曾所長而有之也所謂天下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密學淺
才疎不足以狀先生之言行姑述其平生之蹟臨沒之由
使後人有所考云昔嘉定辛未季春朔旦

挽蔡西山先生詩

劉燾 字晦伯建陽人

知君嬰世患垂白竄南方四海皆稱屈群兒苦中傷天資
隨世殞遺恨與天長但誦箕山曲招魂塋故鄉

又

曾極 字景建臨川人

四海朱夫子微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
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夫子中年後名家信有初身罹鈞黨禍學稿啟蒙書木直
宜先伐蘭芳竟自鋤首陽千駟馬後世定何如

又

李閔祖

有名天所靳無位世仍擠不向西山臥還同濂水棲元精
抽秘鑰衆妙貫圓機友盡人間士歸然季子題

又

吳雅

天乎不可問吾道是耶非國論成貝錦臺評及布衣乾坤
豈終否泉壤再生輝遺恨春陵路生存不見歸

又

翁陞

傷哉道學不容時力抵先生蹈至危槐棘僉謀雖曰偽草
茅公論實難欺蒼梧千里地雖遠白首一心天自知借問
西山近何似白雲長護紫陽碑

又

趙昌甫

鶻叫春陵復迺詩鴈回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
暗雲昏礙九嶷往歲力辭公府檄暮年名預黨人碑嗚呼
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詞行可知

又

劉淮 字叔通號泉溪建陽人

每過西山輒黯然精廬岑寂鎖寒煙未嘗預事空遭謫不
杆非招正自賢得謗暫時須黯黯著書後世必流傳嗚呼
籍湜編輯韓傳何用銘文地下鐫

又

劉礪

念昔樞衣日寧知輩行殊師才驚宇宙鄙學困蟲魚紀曆
深皇極談兵淺律書傷心濂水別有感更誰祛

又

黃瑞節

直所遭之慘兮天意奚屈忽訃音遽聞兮哀慟不淑痛哲
人云亡兮邦國殄瘁感死生永訣兮莫覩其悲傷吾道終
窮兮何心於世相長號以酌兮陰輔吾志惟下觀而化兮
風聲遠被想神之有靈兮馨此銘詩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追其躬釋其疑及乎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世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因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蠖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魂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而為君子之歸也

跋晦庵與蔡季通書

虞集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

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揚若律曆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又

程敏政

字克勤休寧人翰林學士

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注楚詞傷宋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非得已者猶疑其長詞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謂淺之為丈夫者類如此因併及之以見斯傳之非徒作云爾 見篁墩文集跋三十六卷

削前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何椒邱

名喬新江西人刑部尚書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知耻而畏義耳不知耻不畏義不可以為人况可謂之士哉寧宗之時所謂士者一何無耻之甚耶自程子倡道伊洛朱子闡而大之從之遊者又有蔡元定上下其議論以格物致知為先以誠意正心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用考其所學粹如也流俗醜正吠聲信信相與指為偽學何澹京鏜劉德秀倡之胡紘姚愈沈繼祖和之於是葉翥請毀語錄王沈請籍偽黨余熹請斬熹以絕偽學高文虎草詔以播告天下此數人者不過

欲阿時宰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耻事哉熹已奉祠既鑄其秩元定未仕遂竄荒遐之域而澹等繇此貴顯矣抑豈知一時之聲利易熄而千古之是非不泯今去寧宗之世三百餘年聞有稱晦庵西山之號者若瞻景星而仰慶雲莫不改容而易聽聞有舉德秀之名者若覩糞上之虫蠲中之蛆莫不掩耳而惡聞嗚呼世之爲士者奈何欲徼一時之浮榮而取千載之唾罵哉

乞開僞學禁上殿奏劄

劉燾

臣聞治道之隆本於士風士風之美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我宋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孟爲準以中庸大學爲要故以事父則孝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尙義利不明趨嚮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臣竊迹近事大

學侍補既有成法四方之士冒昧而來譁然取必於朝廷者動以萬計既而不得所欲則詐冒有司詭計百出夫士莫重於始進志於一得則廉耻道喪不復顧惜則士風之偷從可知矣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者不得不任其咎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曰偽學而禁其書者元降指揮更不施行而息邪說正人心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 旨從之 嘉定四年辛未四月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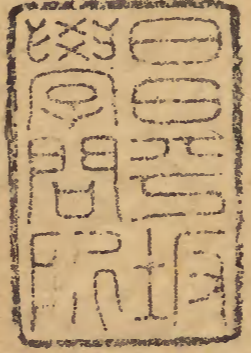
謁祠祭文

文天祥

周衰道喪千有餘年周程崛起道統勃興天生朱子正學大明天生先生羽翼厥成紹程繼朱集註諸書六經垂訓萬世作程揭示迷途啟迪後人西山隱賁潛德弗形擬諸伊洛爲世儀型早師訓勤讀宦成修身絜矩未之能信躬赴國難蒲香伸敬先生如存儼然居歆嗚呼尙饗

卷之九

百八



天保
西

